

# 懷念先夫周世平先生

周李若蘭

當我提筆想在你殉職廿週年紀念日來寫一篇紀念的文章，不由得感慨萬千，心情悽苦，廿年漫長的日子，轉瞬即逝，往事歷歷，不堪回首，尤其是這些年來，世局動盪，赤徵黨張，家國淪陷，大陸同胞奔命不遑，呻吟待救，而你猶埋骨異鄉，歸葬無期。真是「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我們周李兩家，在民國十九年後數年間，都客居京、滬。那時正是我們求學的時代，你在國立交通大學將要畢業的那一年，我正肄業中央大學音樂系，這一年我曾拒絕了你第一次求婚，因為你出身名門，席豐履厚，並在繁華的上海長大，我怕你會有纨绔公子的習氣。一直等到你自美國康乃爾大學學成回國，我靜靜地體察你的言行舉止，乃覺你秉性純厚樸實，具備堅韌不拔吃苦耐勞的精神。可算是一位有為有守的青年，應能終身相處，共同為事業而努力。因此我們就於民國二十四年的秋季在長沙由双方的家長主持舉行了婚禮。

婚後我們住在粵漢路許家洞工地，你終日在叢山峻嶺間開闢路線，勘測工程與鋪設鐵軌，直到天黑後才拖着疲勞的身體回家。因為山區氣候變幻不定，有時半夜裏尚須搶救被豪雨所損毀的坡道，夜以繼日，蓋動不已，真是食不甘味，席不暇暖。但你非常認真

負責，毫無怨言，你常常說：「粵漢路是國家貫通南北的生命線，而株韶段則是粵漢路銜接的樞紐。我們生為現代中國青年，能够學以致用，祇要對國家有所貢獻，吃點苦是我們的本份，將來工成通車，好像人的身體一樣，血脈貫通，強健活潑，他的代價真是無可估計，何況我是湘省人，站在為桑梓服務立場上言，也是應該勇於赴命的呀！」於是我也因此感奮非常。民國二十五年，株韶段全線工程在凌鴻勛先生主持下完工通車，自漢口至廣州聯接貫通，暢行無阻。國人認為此最艱險工程，在我政府努力建設下完成，莫不歡欣鼓舞，你是負責工段工作實踐力行的一員，所以你外表雖不言功，而內心實引以自豪，因為這工程逐條逐段，都有着你的的一份心力與血汗。嗣後你們這批工程人員因任務已畢，奉命到漢口工作。我亦於二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在漢口生一女，因你的名字是世平，所以給她取名小平。

隨後抗戰爆發，政府西遷，你也接到命令調往黔省。我因為家中人說黔省交通不便，且女眷不宜隨往，並說你是工程人員，家眷跟着很難兼顧。所以不會隨你前往，你離家前夕，要我為你演奏鋼琴，我們傍琴共坐，滿懷離情別緒。終至淚眼相看，黯然神傷。是後長沙大火，你由美帶回的音樂唱片，（因我喜愛音樂，世平即帶回美國唱片多種，為彼時國內所難購到者）及伴我十年的鋼琴，同歸於盡。而當時所奏的離歌，也就成了你將永別家園的悲兆。

你爲了工地工作緊張，輾轉由湘西入黔，好容易到達了貴陽，征塵未卸，即奉命改派滇緬路工程工作。你到了滇緬路的姚安縣之後，我也因家鄉戰禍發生，帶着小平，由湘西經黔省到了滇省工地。姚安這個小縣，與湘南許家洞差不多，不過終究是在邊地，交通更爲不如，生活也更艱苦，但是我們能在舉世擾攘中同棲聚首，爲工作努力奮鬥，也是心滿意足了。

姚安縣人民教育不普及，知識淺陋，多嗜烟毒，你常爲此憂慮的說：「應建議當局，對於僻遠地區，除首要開闢交通，開通風氣而外，並要普及教育，啓迪民智，使中樞德政，勿以邊遠而見遺，這正是我們工程人員重大責任所在，誓當促其實現。」翌年，我因離家已久，思親心重，遂與你相偕回黔省親，暫住貴州遵義。你則赴渝，此時你仍然有留在陪都另就略優工作的機會，但因滇緬路之修建，乃是抗戰最艱難時期唯一國際交通要道，捨此無他途可循。而保山雲縣一段工程，極爲繁重艱險，故你仍本冒險犯難，爲

圖效命的精神受曾養甫先生之命，二次赴滇。我們與大隊工程人員由彌度乘滑竿馱馬向目的地進發，日間行旅於滿佈瘴毒的叢山峻嶺，夜間宿在野寺及篷帳中，常聞虎嘯猿啼，驚心動魄。經過怒江及瀾滄江一帶，水流湍急，波生漩渦。我見你們站在急水平胸的竹划上，驚險萬狀，但你却處之泰然。你說：「工程人員負有神聖使命，蹈危履險，分所當然。這一段旅程，無論怎樣艱苦，爲了國家命運關聯，我們必須前進。現在第一步工程是把便道先行修好，再從事整線鋪修路軌的步驟。等到便道修好，我們就可以乘汽車來往，不再會像今天一樣登山涉水了。」

到達雲縣以後，你即往工地勘測路線。週末回來告我：「工地離城三、四十里，山形削巖，坡路曲折，全係荒山野地，草莽叢生，人跡罕到，必須披荆斬棘，才可走過。偶然也可發現二、三敗屋頹垣，但均野草沒脛，蛛網塵封，蓋不久前此地曾受瘟疫傳染，人民幾無倖存者。勘測時露宿於此，時虞狼狐偷襲，而瘴蚊肆虐，滿空飛舞，遇人即咬，被咬者往往患黑尿症，廿小時內高燒不止，小解黑如墨汁，無藥可救。我們工程人員駐此施工，除了要開天闢地外，還要與獸蟲鬪爭。現在工地人員甚多，對於他們第一步要求，就是健康無病，否則工程就不能進行。當前首要的工作計劃，是搶修便道，先通汽車，以便儘量請求醫務人員進入工地。」我聽了大爲驚憂，連夜趕做了數十個隨身藥物袋給你並帶與其他工程同仁使用。每次你回家，我必再三叮嚀，特別小心照顧自己。

有一天早晨，你離家去工地時，對我說：「有一段工程極為艱險，坡道曲折與山勢上下工程設計，急需參閱一書，始能決定其工事藍本。要儘速向保有此書的人借用。如果借到，即託人帶至工地，以求省工省時，提早完成此道。」你走以後我即多方詢求，然卒無法得到是項書籍。你在工地數次着人催問，無奈偏僻地區，無圖書館設備，又沒幾位能懂得這種資料的人。我會向重慶、昆明友人處打聽索借，也沒有結果。當時我真是束手無策，而使你焦灼非凡。

此後不及半月，你即於某日傍晚昏黑中，因趕測路線而墜崖受傷。當時牙齒跌碎數粒，胸足等處跌傷，而腦部受震盪尤劇，於昏迷一晚後，被送返家中。返家後，高燒不退，時作嘔語，頰言：「要打中線呀，沒有資料來做參考，恐怕不能測出省工速成的路線，可惜！」我聽後心中悲憤愧作，五內如焚。你在重傷昏迷中，仍不忘要找資料以求省工速成，而我竟無法為你找到一本急需的書！

那是你最後的囑託，而我竟然沒有能辦到！如今我服務工程學會，擔任圖書管理工作，不說那時候你索閱的是一種普通資料，縱然再艱深的，這裏也卷帙充盈，隨便即可找到。每當我遊目此間的圖書時，想到你當年借書時心情的迫切，想到你當年工作時的艱苦與熱情，總不禁熱淚盈眶，心痛如絞。

你一直病了四十天，路局派來中外醫生，均束手無策。良因你的病是外傷和內感，並受瘴氣瘧蚊侵入，累積集所致，如是一發就不可收拾。因為你身體原

本健壯，所以支持了四十天，以生命與病魔奮鬥。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廿日清晨，你忽然清醒，微笑着對我說：「我這場病雖使我倍受痛苦，但勞妳四十天不眠不休扶持愛護，足見我相愛之深，可惜我病日重，將難痊癒。而於國於家都有我未了的責任，尤其將你母女二人捨棄在這邊遠地方，我怎能放心！」當時我已淚下如雨，泣不成聲，無法卒聽。移時你又說：「你已足以自慰了，因為你丈夫在你的策勵之下，能勇敢地承受這深入蠻荒備極艱難的使命，雖然天不假年，賈志以歿，這是無可如何的事呵！此後侍親教子，均須累你一人承擔，而我因愛你，竟使你終生悲苦遺給你慘痛的結果，令我抱恨終天，難以瞑目。我去後仍當隨你愛你，使你母女能度過這不幸的人生旅程！而國家成全我教育我，派我為實用的工程師，而我却在竟全功之前去世，奈何！但盼抗戰勝利早日來臨，國家復興，中華重建，我縱然撒手人寰，也安心了！」

此時抗戰正烈，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由於珍珠港偷

襲而爆發，軍事情勢蔓延至每一角落，湘省已三次大會戰，日軍未逞所欲。我承路局派為課員，勉維生活，計劃將你遺靈運送回籍安葬，無如長途搬運及故鄉烽火，均使此一計劃受阻。結果祇有暫厝於雲縣東山。我數次在墳前默告，等戰事結束，即與小平送你回鄉。想不到現在已經廿年了，你仍然孤眠異地，這是我與小平每日難忘的事。

我在邊地雖有微薪度日，但環境與生活都不方便，所以我父母接我同住。當承會養甫先生派車送往黔省，轉道赴渝。一路上由雲縣經姚安至昆明汽車路途中，多經過你生前主持修好的便道。車轍馬跡，記憶猶新，物是人非，柔腸寸斷。到渝後與父母抱頭痛哭。我幾乎不欲再生此塵世，希望你在另一世界等我接我，使我們重行聚首，如往昔般把晤言歡；迴首前情，如夢如幻。人生到了這種境地，好像山窮水盡，形謝神滅，徒具形骸。也好像飛鴻雪泥，空留爪跡一般罷了。

八年抗戰，日本無條件投降，我供職國府文官處隨政府遷都南京，此時本想攜帶小平到雲縣將你的遺體運回祖塋安葬。一則爲了小平就學及職務所羈，再則路途迢遠，物價騰漲，湊款運柩籌謀不易，繼而共匪倡亂。三十七年秋戰事南移，我攜小平返回家鄉與堂上雙親重整家園，尚望從此侍親撫子，度此永日，並與堂上籌劃運靈歸葬祖塋之計。料不到共匪兇猷，逼近湘省，鄉間土共與地方痞劣，乘機騷擾，謠言日熾，一片紛亂。至卅八年夏季，危機更重，我父自北

伐抗戰，追隨領袖，供職中樞。爲了貫徹初志，決計入臺，繼續效命，盡忠國家。我母憐我孤獨，促我同行。我也極願追隨政府，隨父赴臺，不過我考慮的是到臺以後，缺乏謀生技能，深恐爲雙親累贅。但平兒見我躊躇的時候，就哭着對我說：「媽；共產黨是沒有理性的，我們還是走吧，我們自謀生活，不至於太使外公外婆受累的。」我因而就不再猶豫，隨着雙親來到臺灣。在途中平兒的行李是肩上掛的兩個大書包。乘機乘船，片刻不離。

卅八年秋我們由穗乘輪到達臺灣。住在臺北大安鄉四年，小平由小學考入了臺北省立一女中，每日早晚走讀，生活相當困難，但是我們呼吸着臺灣自由空氣，以較大陸上億萬同胞的非人生活，就有天淵之別了。四十二年會拜謁何鳳山先生，並隨何先生晉見凌鴻勛世伯，以我母女生活清苦，深爲關注。承蒙介紹到中國工程師學會擔任圖書管理工作。好小平自幼至高中每屆考試，均名列前茅，得學校之優待免收學費。高中畢業後以成績優異保送直升國立臺灣大學，就讀於外文系。臺大四年中亦以每學年考試均列第一或第二，亦可免繳學費。連續兩年得了扶輪社四次獎學金，臺大畢業小平再參加留美就學考試及格，不過出國保證金爲數甚鉅，無力籌措。此時有每年一度之旅美華僑李國欽先生之李氏獎學金考試，錄取名額僅爲一人，而獎金爲美金五千元。小平爲達成深造志願，不眠不休，努力準備。考後以成績優異，深蒙主考官閱卷各教授學者及美國大使館參事之贊許賞識，認爲

富有文學天才之青年。方期取錄有望，所惜此項獎學金是給與讀理工科者為主。小平因係攻讀外文系，故列為第二名。我為慰勉小平向學苦心，祇好竭力設法籌措留美費用。終於得親友之借助，小平遂於四十九年九月飛美入學。以資金不足先讀圖書管理系，俟畢業後再半工半讀修其愛好之西洋文學，以償小平在文學方面欲溝通中西文化的宿願。但願你靈有知，護佑此廿四歲之萬里孤兒，使其健康順遂，有所成就，我自小平遠離，孑然一身，孤寂神傷，不敢形於神色。但縱然自寬自慰，仍不免黯然心傷，忽忽如有所失。唯以小平已屆成年，尚能困勉為學，曷忍以抵憤之私，違其遠圖之志！

我所工作的中國工程師學會是純粹的學術團體，很多學者名流，都是其中會員。自大陸隨政府撤退來臺，於四十二年春將圖書整理擴充，我即擔任此項工作。會中經常服務祇有二人，（我管理圖書，另一位管理事務）其他均是義務兼職。十年中所有圖書資料，自二百部增加到六千部，都由我一人整理編號。最忙時一個月內會整編九百餘冊，我編排目次，儲閱度藏，卷帙浩繁，兢兢從事，未敢片刻荒廢。經常來會參觀書籍之會員，皆為今日自由中國工程建設專門學者，且多有你交大及留美之同門前輩。他們洽借書籍時，我無不傾心服務。我每憶以前你需用資料之倉迫情形，深知工程人員所需參考之圖書資料，其重要性不能與普通圖書相提並論。而其與工程設施上之密切關係及關於當前建設事業所以能突飛猛進者，實息息相

關。更使我深切感覺到現代的工程學者，孜孜吃吃研究發展之精神，其懷抱之偉大，力行之徹底，也不是與一般從事普通公務者相同了。我在會管理圖書，雖非工程人員，職位也很低小。但各會員前輩及青年學者大多都知道你是盡瘁工程事業的人，他們也知道我不幸的遭遇，多對我另眼相待，對小平亦極愛護勉勵，常加指導。今年六月英文中國郵報刊載我在學會服務情形，頗多加勉之辭，當時即承熱心會員執報見示，同時向我說：「該報所載，亦即是他們很多人屢欲發表之公意。」我聽後既慚且感。我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貢獻，我祇盡力做了我應該做的事。我守一而終是我自願的行為，更是我所受教育及倫理道德清白的結果。此志此心，而能獲得多數的同情，這是我沒有想到的和沒有預計到的。廿年以來，由於小平已由大學而留美，由於在臺灣有安定的生活，及由於我曩昔隨你無力相助，至今尚能以棉薄之力，為你的同業略效微勞，以彌前憾。固應感激涕零先生及親友愛護之德，亦所以慰你於九泉之下！

茲值中國工程師節五十週年紀念之日，亦適為你在滇緬殉職廿週年之期，往事迴憶，萬念縈結，握筆憶思，亦不知涕淚盈襟。一俟反攻復國，消滅赤匪完成之日，我即偕平兒歸還神州，親扶遺靈，安葬故鄉，遂余未了之願。言有盡而意無窮，尚望你靈有知，鑒我愚悃。並請我社會賢者，瞭然於抗戰初期，工程人員在滇緬線上犧牲奮鬥經過，或可做今日反共抗俄有志之士參考。

# 大通銀行新樓記

眉山

紐約街 (Wall Street) 為舉世聞名之金融中心，一九五五年，大通銀行與曼哈頓銀公司合併，改稱曼哈頓大通銀行，儼然其間領袖；以煤油大王之哲嗣大衛氏為總經理，喬治章賓為董事長，分行一〇四處，分佈紐約全市，資產九十億，存款八十億，經常庫存三百五十億，客戶物業證券，經常在三百二十億以上。辦公人員八千七百人，副理級者一百三十五人，原分九處辦公，指揮呼應，殊欠便利，乃於納瑟與自由街角，購進全段，費時六載，美金一億三千八百萬元，建造六十層高八百十三呎大樓一幢，全樓面積六萬二千餘坪，地面二英畝半，地下五層，地上五十五層，大樓所在，寸土何止寸金，紐約市政新例，大樓沿街如留廣場，則層數得酌增，且無需退縮。本樓南庭廣大，雜花生樹，一水泓然，垣街一帶，芸芸眾生，日夕困頓於市聲車塵，至此俯仰雲天，得以一舒胸襟，可云莫大功德。此後成為鬧市中勝地，殆必然耳。此區摩天樓舍，林立總總，高下何止十數，惟此新樓，鋁牆黑白輝映，間以琉璃集近年聲光機電技術之大成，無論內容外觀，均為劃時代工業文明之結晶，卓然鶴立，足使遠近諸樓，黯然失色。

大衛氏領導之曼哈頓商會，計劃於本區市政，有多項改善，其中舉世大者，為在東河沿岸，填築港區十三英畝，興建世界貿易中心大樓，高七十二層，上部充三百五十房間之觀光旅舍，下層為紐約證券交易所新址，餘為商場，此其一。西河方面，則有改建二十九英畝之用費億元之社區重建計劃，期容納相當人口。減輕上下工時間之人潮。三為伸展快車大道，直入鬧區，本大樓之興建，乃其中一端而已。

即在地產投資而言，本樓工程，亦為廿五年來之創舉，其高度為摩哈坦區摩天樓中第六位，銀行營業數字，以略遜於加州之亞美利加銀行，居第二位，就其內部聲光電氣保安等設備言，仍可雄踞全球首席。保險金庫，深入地下五層九十呎，廣大如足球場，金鈔證券，斗量車載，何止百億，為金元帝國財富可觀之一部份。另以氣壓通信管，連繫大樓之廿七層，傳遞要件，不受任何阻礙。庫門啓閉，以及水火盜竊，均利用電子設備，隨時遙控於總保安室電視之上，與諾克斯堡聯邦總金窖較，巧拙何殊天壤。

建築師 SOM (史吉謨—歐文—莫利門)，先察地勢，中間橫互杉樹街一道，本有分區建樓計劃，嗣